

长篇军旅情爱小说

# 南国殇

江北 著

一个忘恩负义的“小兄弟”……

一个美丽女子倒在了她亲生父亲浴血

奋战、壮烈牺牲的南国……

一个高炮团长的情和爱……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I  
1247.57  
1356

# 南国殇

江北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南国殇 / 江北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240-463-2

I. 南… II. 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9961 号

---

书 名	南国殇
著 者	江 北
责任编辑	俞 杰
策 划	报时鸟文化传媒 / 颜斐
装帧设计	张海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京东大学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的北段，现代化的教学大楼与古香古色的校门相得益彰，给人们带来时空上的错觉，成为北运河畔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年前，我在人才教育网站发现了这道亮丽的风景。那时，我正在南运河畔的一个鱼米之乡负责职业技术培训工作，乡镇企业需要大批的蓝领，我们就培训大批的蓝领。我曾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就把个人的简历和写真照片，像抛绣球那样源源不断地往人才招聘网站发送电子邮件。

我的电子邮件有时石沉大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有时我的电子邮箱就像家门口的信箱塞满了广告一样，诱人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陷阱，令我目不暇接而又心惊胆颤。

为提高我的点击率，我在网站将自己的简历不断地激活更新，隔三差五地去刷新自己的写真照片，就像现在大街上的广告牌会自动翻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那时，网络招聘已经成为用人单位招聘和人员求职的重要渠道，在形形色色的招聘网站上各类职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更新。

后来京东大学在因特网上发布人才招聘公告，京东大学是我茫茫网海里特别想去的一个单位。于是我从北京人才网专栏下载了报名登记表，再后来我到了京东大学参加了笔试和面试。在这之前，我对京东大学的岗位需求有所了解。就如京东大学校长对我说得那样，他说：

“我浏览简历一般不超过半分钟，但我浏览你的简历和你的照片十五秒钟就够了，你的简历简述清楚，如同你的照片一样的清楚。”

我知道京东大学校长是个教育博士，很年轻。他认为我多才多艺，是个苏南才女子。经过校董事会的研究，认为我很适合在校长助



理的工作岗位上，也就是说做校长的秘书。

给领导当秘书，尤其为男性的领导当秘书，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婉转地向校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做秘书了。校长说，年龄不是问题。他赞赏我的气质和我的做事风格。他用成功男士的眼光看着我，像欣赏他最喜欢的一幅水彩画。

那个时刻，我必须做出决定，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员，根据战场的变化形势，抓住战机，否则稍纵即逝。事实上我做秘书工作，游刃有余。我如鱼得水，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赢得了校长的信赖。

校长偏爱军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他说京东大学要实行军营管理模式，培养大学生的军人气质，使京东大学的大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于是学校从退伍战士中招来了保安、食堂师傅、清洁工、维修工，还从退伍女兵中招来了礼仪小姐。他们曾经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军营，穿上绿军装。脱下绿军装后，又从五湖四海来到京东大学，在京东大学继续发挥作用。军训大学生的教官就由退伍战士来担任，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兵种，兵龄不同，但组织大学生的军训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把部队学到的队列动作、单兵战术、防卫技术在京东大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他们还会做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在到学校走一圈，还能发现军营里才会有的色彩。

京东大学实现军营管理模式，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在安置退伍战士工作中，大大减轻了民政部门的压力，赢得了政府的褒奖。京东大学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素质高的大学生，成为用人单位的抢手货，可以说京东大学不存在招不来学生的问题。但校长认为京东大学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军队转业干部招聘会上招管理人才呢？那些优秀的军队转业干部指挥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的，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校长说行。于是他授权我负责这项工作。京东大学凭着在政府部门中的好印象，获得了在军转干部招聘会的一个席位。我对京东大学的人才招聘广告精心策划，借助北运河文化底蕴丰厚的这一优势，极



力彰显京东大学的文化氛围浓厚，极力营造军转干部施展才干的新战场。我也没有轻视自身的形象，我必须在军转干部面前，尤其是在男军官面前，树立出高雅、端庄的职业女性形象，要让军转干部一见钟情，对我们京东大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争先恐后地和我商议。

我带着两位在校大学生，当然是最能吸引眼球的两位金童玉女，站在了京东大学的人才招聘席位前，我们用诚挚的微笑欢迎陆海空转业军官前来询问或洽谈。

如果说招聘网站不露声色，点击率高的成功率也就高的话，那么军队转业干部招聘现场，投放的简历越多，录用率也就越高，脱下了军装的转业干部像天女散花似的散发自己的简历。我看着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会场，心里是无比的焦急，感到一种失落。整整一个上午，京东大学没有接到一份简历。

京东大学的人才招聘席位同党政机关、国家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相比，虽然非常出色，但军队转业干部似乎不太看重我们这块牌子。他们走马观花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没有应聘的意思，但经常有回头看的人，他们往往把目光投在金童玉女身上，而我又不能像集市场的商人吆喝他们回来。

我看金童玉女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沉不住气了，他们俩带着埋怨的情绪说：

“这是人才招聘会，又不是婚姻介绍所。”

按照校董事会定下来的规定，京东大学对转业军官开出的年薪非常诱人，团职干部十万，营职干部八万，连职干部六万，排职干部四万，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三险”一样不少。这些优惠政策已经超出了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待遇。但京东大学是一所民办大学，一个“民”字失去了在军队里拼拼打打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军官们的吸引力，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安稳、踏实的工作岗位。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位军队转业干部。他理着小平头，手中拿着一个牛皮纸袋，脸上挂着细细的汗粒。他看上去非常精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团级干部。于是，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第一道命令：



“目标出现了！”

我举起右手，向这位军官行举手礼。我的眼光随着他的走近，打开了我记忆中久远的信息。我觉得眼熟，但又想不出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有节奏感地拍打掌心，就像欢迎上级领导视察学校时的那种悦耳动听的掌声。

这位姗姗来迟的转业军官非常看重军人的敬礼，离我们不到三步远的地方，他立定在原地，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右手从胸前向上抬起，划了一道闪亮的弧线。

这是一个绝对标准的军礼！我想起了跟着退伍战士练习敬礼的事情。刚开始由于我掌握不住敬礼的要领，我的敬礼动作就像猴子招手那样招来退伍兵的阵阵笑声。后来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对着镜子不断地练习动作，看上去已经和退伍兵的动作差不多了，才敢和退伍兵礼尚往来。

“东京大学？你们是日本人？”

“是京东大学，我们是中国人。”

“对不起，我怎么把京东大学看成了东京大学，把你们看成了日本人？”

“现在的招聘会就像男女找对象，看多了，眼就花了。”

“我带来了二百份简历，就剩下这一份了。”

在和这位军人的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接过他从手里递过来的他的最后一份简历。

我没有急于看他的简历，是因为简历有时候不能说明什么。在军转干部招聘现场，我发现转业军官都非常优秀，如果是在战争年代，他们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想做的，就是和这位转业军官作一番短兵相接式的对话。

我把他的这份简历交给了身边的金童玉女，他们如获至宝地接过简历，把两个脑袋凑在一块，研究这份简历去了。

我用优雅的手势请这位军转干部坐在座椅上。他落落大方地坐在了应聘者的位置上，目光沉着冷静，随时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喜欢这样的男人。

我拧开一瓶农夫山矿泉水，放在他的面前。他拿起矿泉水，喉结上下咕嘟了一下，却没有想喝的意思。他看看上面的标签，手掌心在上面转达了一圈，然后打开瓶盖，用鼻子接触了一下瓶口。我看到这位转业军官脸上舒展出了笑容，他对我说：

“我一直喜欢农夫山矿泉水，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话时的表情，如同在为农夫山矿泉水做广告，给我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我递上矿泉水，是想他很渴很累了。他在半天时间发出了一百九十九份简历，咨询了一百九十九个招聘单位，最后才转到京东大学，一定是很渴很累了。

我知道农夫山矿泉水是个非常好的品牌，是中国航天员指定的饮用水，这么好的品牌谁喝谁放心。他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得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喜欢喝农夫山矿泉水，是告诉我他有追求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和征服宇宙的雄心壮志。中国军人大多数来自农村，本是一介农夫，经过军队这所大学的培养成才了，就好比现在的农夫山矿泉水出名了。他喜欢农夫山矿泉水，是告诉我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介农夫。于是我对你说：

“你是农民的儿子，是部队把你培养成了一名军队干部，现在你要转业了，有征服一切困难险阻的勇气和追求更高更强的远大目标。这就是你喜欢农夫山矿泉水的真正原因。”

他把矿泉水放回到桌子上，对我说：

“我喜欢喝家乡水。”

从他的语气举止中，我脑海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二十年前的一个人，这个人与眼前这位转业军官有着曾似相连的关系。

老乡见老乡，眼睛泪汪汪。我想起了京东大学的那些退伍兵们，他们喜欢和自己带着同样家乡口音的大学生聊天，甚至结为朋友。

“你们还是老乡呢。”我身边的金童玉女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争先恐后地在我面前报告这个情况。

“老乡？”我不由自主地从他们手里要回了简历，从姓名、性别、籍贯、职务一项一项看下去。就像三年前，京东大学校长审阅我的应聘简历，我的眼光仅仅停留了十秒钟，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二十年





前的一段时光。

我惊叹这世界太小了，眼前的这位转业军官，就是我二十前的老师，他叫夏炎森，现在是上校高炮团长。

二十年前，在我们那所叫水杉树中学，夏炎森教过我的初中数学。夏炎森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专科生，文化水平高出那些民办教师。我和班里的同学都喜欢他的课，他讲课生动、有趣，人也很帅。班上有些女生，我敢肯定，她们当中一些人，一定暗恋或追求过他。夏炎森穿上军装离开学校的一段时间里，我周边一些女生的情绪一落千丈，上课走神，搞得接替他的任课老师讲不下去。在那段日子，我也很纳闷，夏炎森为什么要离开学校，由一名人人敬仰的老师心甘情愿去当普通一兵？如果夏炎森二十年的老师做下来，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了。然而二十年后，我和夏炎森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从他的简历看出来，夏炎森在部队非常优秀，三十五岁就是团长了，就是县处级干部了。在和平年代，夏炎森当军官当到了这份上，再努力一把往上提一职，就是师职干部了。可他为什么要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选择转业，回到他不曾熟悉的地方工作了？如同二十年前他留给我的那份迷惑。

我当他学生的时候，我才十四岁，在班上又不是那么的出众，给老师的印象肯定不会深，就是现在告诉夏炎森，我就是二十年前水杉树中学初一班有位叫姜玉玉的女生，他不一定能对上号的。在老乡面前，或者说得更为亲情一些，在老师面前，我守住这个秘密，不暴露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或许有利于工作的展开。

我把简历又交给了身边的金童玉女，关照他们要把这份简历收好，还要请这位转业军官参加京东大学的考试。

我在暗示自己的老师：夏炎森你在部队能带兵打仗，在大学不一定能管好大学生；你曾经是名科班出身的老师，但时过迁境，还能适应学校的工作环境吗？

后来，我回答了夏炎森他所关心的话题，诸如学校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你在部队二十年，从士兵到团长，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素质，适合你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你投入二百份简历，就有了二百个机

遇，”我指了指京东大学的招聘广告说，“当然，也包括我们京东大学！”

“今天的招聘会场，发现地方对人才要求很高，我已经落伍了。”夏炎森谦虚地说，“能有一个接受我的用人单位，我就很满足了。”

我说：“京东大学需要像你样优秀的军转干部。”我主动伸出手来，夏炎森礼节性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有第二次握手的感觉。我和他这只曾经执着教鞭、使过粉笔又握过二十年枪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清楚地记起来了，二十年前夏炎森穿着崭新的绿军装来我们班告别，跟每个学生握了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为水杉树中学争光。夏炎森说他自己上部队尽义务去了，将来还会回来的，还会走上讲台的。夏炎森走到我的座位边，要握我的手。我紧张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感觉到他手上的劲特别有力，我疼痛得似乎要喊出声音，两行眼泪就不由自生地流了出来。有些女生看见我流了眼泪，脸上出现复杂的表情。现在想起来，她们是在忌妒我。但从那一刻起，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当夏炎森从部队复员回来时，我就可以骄傲地伸出自己的右手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惊喜。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在我离开水杉树中学和老师一一告别的时候，我多么盼望夏炎森能出现在老师的队伍里，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从他的简历里看到，我考上大学的那年，他也考取了郑州高炮学院，我们似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跨进大学校门的。那时我口袋里带着大学录取书，觉得自己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内心深处异常活跃。

二十年后，我才等来了和夏炎森握手的机会。我真说不好是什么样的心情，感觉心情有点像手机充电那阵子，电量显示点不断地向上窜。

“这是我的名片。”我递给夏炎森一张名片。

夏炎森接过我这张精美的名片，看了正面又看了背面。从夏炎森眼神里发现他想通过这张名片获取对我更多的信息。

“校长助理，就是秘书吧？”夏炎森抱歉地说，“我没有名片，



我把联系电话都写在简历上了。”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又要回了简历，找到了夏炎森的电话号码，他留的是部队总机号，没有留家里的电话。

我问夏炎森部队总机能联系得上？

“能联系得上！”夏炎森肯定地说。

“首长，有位姓姜的女士找你，接电话吗？”我模仿京东大学女话务员的语调，用征询的眼光看着夏炎森。

“你电话一定要接！”夏炎森坚定地说。

我又问如果部队电话总占着线，我能插进来吗？

“无官一身轻，”夏炎森两手一摆说，“我现在不是团长了，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话了。”

“夏炎森从士兵到团长是一步步往上走的，而且经过战火的考验和军校的培训，知识面比较宽广，应变能力强，是个很优秀、很上进的转业干部。”回到京东大学，我把夏炎森的情况向校长作了一番报告，我坚定说，“京东大学需要这样的转业军官！”

校长听完我的报告，说像夏炎森这样的转业军官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校长说我钓上条大鱼了。我不明白校长这句话的意思。校长说团长就是条大鱼，三十五岁就当团长了，一定有特别的地方。

我对二十年前的夏炎森很了解，他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夫山的人，那个时候他的父母还托人说了一门亲事，要把我的一位远方表姐嫁给他。我对后来的夏炎森在部队二十年的情况就不是很了解了，仅仅是通过他的简历知道些大概情况，要是深入地走进夏炎森内心世界，了解他二十年的军营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

校长给我下了一条命令，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位上校团长挖过来，你们之间谈妥了，我要见他。”

校长说夏炎森有特别的地方，他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我替夏炎森想了想，他完全可以在军队继续工作下去，或许还有可能获得晋升的机会，成为将军，为什么人到四十，还要脱下军装，到地方谋一官半职呢？

我与二十年前的老师不期而遇，觉得是个梦。从办公室回到大学

生公寓，我静静地躺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望着天花板。天花板就像挂在天空中的一块银幕，梦幻般地出现夏炎森在黑板上演算数学公式、几位女生哭红了眼睛，还有我和夏炎森紧紧握手的情景。这时我就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右手放在眼前，看来看去。

后来的日子，我特别想接到夏炎森的电话。我把他的电话储存在我的手机里，只要他的电话打过来，我就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是他的电话。但是，他的电话就是没有打过来，我猜测夏炎森可能得到其他单位的应聘了。夏炎森是那样的优秀而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在我们这个城市找份体面的工作不是问题。京东大学给他打出的年薪非常高，许诺只要应聘成功，就安排副校长的职务。

京东大学现在处于向上发展趋势，规模和质量在民办大学圈内都是一流的，与同类型的高等学府相比，也不逊色。校长有强有力的背景，学校的前景一片光明。我三年前就来应聘了，并且取得了成功，夏炎森作为一名军队中级指挥员，他的判断能力应该比我强，适应能力也差不多。

夏炎森和我都是喝农夫山的水长大的老乡，他又是我初中的老师，我想我应该主动打电话过去。

我拨了一遍又一遍夏炎森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始终打不进去，“嘟——嘟——”的忙音使我产生某种恐慌，担心学校电话打不通部队的电话。如果是这样，夏炎森留给我打不进去的电话号码有什么意义了。我后悔自己不应该对夏炎森保守秘密，应该告诉他我就是二十年前他的学生，我和夏炎森之间就不会有陌生感了，距离就更近了，关系就更亲密了，我和夏炎森还会继续发展二十年前的师生关系。

在懊悔的同时，我又抱着一丝的希望，再一次拨号过去。电话终于打通了，部队总机班的男兵很快就为我接上了电话。

“是夏团长吗？京东大学决定录用你了，职务是副校长。”我在电话这头宣布了这项任命，然后就是等待他的回话。

我想夏炎森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激动的。因为京东大学的副校长参照党政机关，定在了行政副局级，相同于部队的副师职，这种人



事安排，绝对不是所有的团级干部都能遇到的。

但夏炎森没有特别地惊喜，他在电话里谦和而平静地对我说：

“我现在不是团长了，你就叫我夏炎森，就像我在高炮团点名那样。”

“您既做过老师，又当过团长，到了京东大学，您既是老师了，又是副校长了，”我心想我们还是同乡人，我就用家乡话说，“我们还是老乡了，往后请你多多关照。”

夏炎森在电话里沉默了一阵，我想我的家乡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乡遇乡音，会使交流的渠道立即变得畅通起来，拉近交流的距离，距离近了，可能还会擦出火花来。

“大学副校长，我恐怕胜任不了。”

“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离开学校呢？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战士呢？当然，我没有否定你曾经是位高炮团长。”我觉得这是提出问题的最佳时机，又不会伤害他对军队的一份感情。

“这可能与我的情感世界有关。”

夏炎森说到情感的话题，我感觉出来他有好多话要说。我知道军人的情感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但从夏炎森的简历里看不出来的，他的简历只能证明一名中国军人对党的忠诚和献身国防事业的雄心壮志。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你我都是老乡，如果我们能在同一所大学共事，共同为京东大学的发展打拼，你今后二十年的人生道路，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战场。”

这带有功利性和说教性的话我不该说，但我说出来了。我觉得很不妥，于是我换个话题，向夏炎森发出了邀请：

“我们是否可以约个时间，坐下来谈谈？”

当然这个邀请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同时公私兼顾，我心里面就坦然得多了。

夏炎森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准备近期回趟家乡上茅山，了却他二十年来的一个心愿，等他回来再联系。

我说：“行！”

说起茅山香火和农夫山的矿泉水，那是我们家乡的两大品牌，在

我脑海的记忆里，先有茅山的香火，后才有农夫山的矿泉水。现在农夫山的矿泉水广告普遍全国，走向了世界，但茅山的香火不需要做广告，它在民间广为传播，旺盛得不得了。

夏炎森要去茅山烧香，我感到纳闷，茅山的香火吸引了天底下的信男善女，难道一位堂堂正正的高炮团长也要上茅山烧香问道？

## 二

半个月后，也就是夏炎森从茅山回来后，我和夏炎森在约定的时间里爬上了北京的香山。

那时，我从东五环的京东大学驱车赶到了北五环边上的香山公园，夏炎森早早地在公园门口等着我了。

这次见夏炎森，我穿上休闲装，我完全没有了在招聘现场的心态了，没有把自己当做职场上的女性。在离夏炎森三步远的地方，我们互相举手行了礼，在他人看来，我们是战友，战友见面自然要互相敬礼的，这条规定写在了军队的队列条例里。

夏炎森用他的军官证代替了门票，我有公园年票就不需要买门票。我们走进公园大门的通道，会意地朝对方点头微笑。我想，夏炎森和我一样，今天是个轻松的日子。

香山比茅山高得多，但香山的路要比茅山的路好走一些。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沿着石级一步一步向山顶移动。到了山顶，也就是在鬼见愁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早春的香山。

夏炎森说：“茅山已经满山遍地的青草绿树了，那一片水杉树长得极为茂盛，走进水杉树，处处闻到茅山的香火，香火烧得真是旺盛。”

我指着远处的山峰，说：“北京植物园里面有个叫樱桃沟的地方，





也有一片水杉树，走出水杉树林，就是卧佛寺。卧佛寺就在香山的脚下。”

夏炎森说他只知道水杉树长在南方，没有想到北方也长水杉树。夏炎森想去樱桃沟，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坐上香山的索道从山上返回。

我和夏炎森并排地坐在索道的椅子上，第一次亲密无间地坐得这么近。索道在香山上空以均匀的速度平静运行，整个山谷显得一片寂静，但我看得出夏炎森的内心世界不会这么平静，他把眼光投向了远方的山峰。

香山和植物园挨得很近，开车用不了一刻钟，我们就到了植物园。到了植物园门口，我们俩先后掏出随身携带的证件，畅通无阻走了进去，顺着植物园里的景物指向牌，来到了樱桃沟，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樱桃沟生长着樱桃树。在我印象中，樱桃树开花的时候，樱桃沟应该是绚丽灿烂，应该是热恋中青年人首选的地方。我和夏炎森没有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观赏樱桃沟的景色，而是奔着水杉树走进了樱桃沟。

我说：“下个月樱桃树就要开花了，如果夏团长感兴趣的话，我请你来樱桃沟赏花踏青。”

夏炎森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来樱桃沟看看樱花，看看水杉树，确实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我知道夏炎森对这里的水杉树感兴趣，这里的水杉树确实有它奇特的地方，它长在山沟里，山上的泉水流进了这片水杉树，变得清爽可甜起来。京城那些赋闲的老人每天手提一个灌水的塑料桶，来这里灌满水背回家，这些老人把这件事当做了健身强体，用这里的水做饭可口养胃，渴了喝上这里的水，就像是喝了一瓶农夫山泉水。

夏炎森走到有流水的地方，蹲下身体，先是捧起水喝了几口，然后朝自己的脸上泼水，他侧面朝我招手。他脸上沾了些小树叶子，看上去像个淘气的男孩，我不禁笑了。

夏炎森看我朝他笑，以为我不相信这里的水这么好喝，他对我说：“这里的水真得像泉水，你也来喝一口。”

我走了过去站在他面前，用拇指和食指从他脸上取下两小片树叶。夏炎森这才明白了我朝他笑的原因了，他抹抹脸面。我看见他用沾有树叶的手又把树叶沾到了脸上，我再一次用自己的两个手指头从他脸上拿掉树叶。

夏炎森觉得不好意思了，脸色有些红，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好像出现过。二十年前，夏炎森上数学课时，他有个习惯性的动作，每次在黑板上演算完一道数学题，他就要转过身体，伸出一只手从讲台上拿起一只茶缸，像头刚刚耕完一亩地的水牛“咕嘟咕嘟”把茶缸里的水喝干了，然后用那只握着红色粉笔的手，抹一抹把嘴角，嘴角染红了。教室里发出一阵嘘声，夏炎森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大笑。这个时候，总有位女生从座位上站出来走到讲台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为夏炎森抹掉嘴角边的红色粉末。红色粉末没有了，可是夏炎森的脸色更红了。这位女生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瞪着两只眼睛默默地看着夏炎森。

二十年后，我也瞪着两只眼睛默默地看着夏炎森。

我说：“我们虽然不是多年的朋友，但我们是老乡，是喝农夫山泉水长大的老乡。我在校长面前推荐了你，从你的简历来看，你确实是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你这二十年的部队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夏炎森讲起了他二十二岁时收到母亲的一封挂号信。

### 三

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母亲上茅山请道士为我算了一卦，用挂号信从小县城的邮局寄到了桥梓兵营。那个时候，我正躲进老排长的石头房里捧着中学课本，投入题海作业。



老排长说我前庭饱满，一脸官相，是块上军校的料子。这年的夏天，老排长写信告诉家里，说部队要进行野战训练，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那年就没有来部队探亲，这间本来属于老排长和他妻儿享受一年一度的天伦之乐的石头房就成了我的学习室。

后来的事，就印证了老排长说的话。这年，我考上了军校。后来，我去了边防前线，在守阵地三个月后回到部队，我先是代理连长、连长，后来就是高炮团的作训股长、参谋长、团长，这期间我还到过军区，成为军区副司令员的专职秘书。

二十岁那年当兵，我没有想在部队贡献二十年的青春年华，也没有去想做多大的军官。那时候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我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到部队去寻找避风港的。

二十年前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两百多名新兵到了一个叫庙城的三等小站。我们下了车，在不大的月台上你撞我，我挤你，大家都很高兴。远离了父母，都觉得非常的自由，我们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想怎么跑就怎么跑。那时老排长带着几位老兵进入庙城三等小站，来挑选新兵了。老排长的眼光在我们新兵脸上扫来扫去，我有种被子弹射中的感觉，老排长拉住我的手说：

“跟我来！”

我就跟着老排长的步子，从新兵阵营里率先进入军营。

成了老兵的那一年，也就是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母亲的挂号信就像石头房里的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灵深处。我生怕由于我的无知，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让母亲的挂号信言中什么。我当上了高炮团长后，在往四十岁上迈进的日子里，我对母亲的挂号信更加恐惧，在威武、庄重的军装里面，我始终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今年春上，妻子和女儿准备了生日蛋糕和蜡烛，妻子祝我生日快乐，女儿为我点燃了生日蜡烛。在烛光里，我似乎看到了母亲，她慈祥地凝视我。

我明白，这个时刻，我应该打开母亲的那封挂号信，我应该相信母亲二十年前她那虔诚的心，她是担心我人过四十的时候，会有什么变故。